

费伟伟 著

花 漫 楊 漫

中国旅游出版社

杨花漫漫

费伟伟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1号

责任编辑：徐洁民

封面设计：吴建群

技术编辑：李崇宝

杨 花 漫 漫

费伟伟 著

●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0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定价：2.80元

ISBN 7-5032-0382-X/I·47

杨花漫漫的人生（代序）

伟伟：

时光如水，一晃竟快十年了。

记得还是1982年吧，《南昌晚报》举行“石榴花”散文比赛，我第一次从一批初选的应征稿件中看到你的名字，读到你的《杨花漫漫》。那次你荣获一等奖，我非常高兴。我不愿沿用时下已经被用得俗而且滥的“夺魁”、“状元”、“榜首”之类的词，但那一片洁白的杨花确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住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有个能写散文的费伟伟，也留意从其他报刊上找寻你的新作。

真巧。你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社。我曾争取你分到文艺部，未能如愿。管分配的同志说：你们人力已经够强了。意思是将你留在更需要的岗位上。文艺部同志虽然不无有点失望，我倒也处之坦然。是金子，在哪里都能闪光。何况，当编辑、记者，倒比处理文艺稿件更有条件接触实际，更有条件走向天南地北，深入到沸腾的生活，去观察人生。这对自己的锻炼成长，对业余写作，无疑都更有裨益，许多年轻朋友对此都有切身体会的。我曾请你在业余时间帮助《散文世界》做点编辑工作，有一层用意是用散文这根线绾系住你的文思。其实，爱上了散文这个事业的人，执著的程度可以达到“虽九死而无一悔”的，何须靠那纤细的线去绾系呢？

果然，这几年来，你在新闻岗位上，很快就熟悉了编采业务，写的稿件多起来。当然其中多数是新闻通讯，并非文学作

品，但也多少显示出你这位中文系本科生的基本功。更使人欣喜的是，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散文一直不辍，不时捧献出一些新作，作为记者采访的副产品，斐然可观。这不，几年功夫，就有了这本散文集，你撒下了又一片洁白的杨花。

你自谦地说：这本集子份量还单薄，就像杨花一样。我以为这不算什么。你的人生旅途刚刚开始，万里云程才迈开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目标和一个扎扎实实的开端。何况，杨花自有它纯净、轻盈、空灵的美：任意东西，风飘万点，凌空有意，落地无声。多么像丰富、充实而又变幻莫测的人生！你在这六十篇散文中，将“人生际遇”列为首辑，尽管这里还只是几片绿叶，几朵浪花，但是依然能细细辨出作者的心思。就像你在《杨花漫漫》那篇文章中写到的：“我把托在掌心的杨花轻轻吹起。它带着我无限的深情又翩翩汇进漫天的花雾之中。一刹时仿佛无数洁白的音符狂飞乱舞，在这不尽延伸的死寂里，奏响春天与生命的和弦。”它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微弱的、轻柔的，但它是真实的、永恒的，因为它来自心灵深处。

当然，人生几十年，征程千万里，不会全是良辰美景。它有春风桃李花开日，也有秋雨梧桐叶落时，甚至也有砭人肌骨的严霜寒雪。满天杨花中，未必不会蓦然刮起狂风，夹砂砾冰雹以俱下；一望无垠的长途上，遍插彩旗，也未必不会出现泥沼陷阱。然而，只要严肃地、认真地而不是轻率地、游戏人间地对待它，就必定能从它怀抱中得到一生受用不尽的报偿。因为，人生是公正、无私而且是严峻的。

就请让我以这封短简，祝福你带着你那枝多彩多情的笔，去走向杨花漫漫的人生吧！

袁 鹰

1991年秋日

目 录

杨花漫漫的人生（代序）

袁 鹰

第一辑 人 生 际 遇

哦，那浓浓的墨香·····	(1)
芬芳的百结花·····	(5)
这一夜，染着花香·····	(8)
我要走了·····	(10)
落叶情·····	(13)
一个秋天的早晨·····	(16)
杨花漫漫·····	(18)
在“大水法”前·····	(21)
爆竹声声·····	(23)
啊，山大·····	(26)
青山的思念·····	(30)
蜀葵花开的时候·····	(32)
那里，是远方的群山·····	(34)
这一刻·····	(37)
水仙小记·····	(40)

第二辑 游 踪 意 缕

啊，八达岭·····	(42)
------------	--------

菊香书房的遐思·····	(44)
晨雾，在海边·····	(46)
风雨青云谱·····	(49)
静静的山阴道·····	(51)
白鹿洞小记·····	(54)
马尾，你那绿水青山·····	(55)
四门塔·····	(57)
游开元寺记·····	(59)
琨瑞访幽·····	(62)
二访曲阜·····	(65)
恭逢盛会上九华·····	(67)
佛国里的“百姓家”·····	(70)
游海宝塔记·····	(73)
银雀山与竹筒·····	(75)
黄河皮筏子·····	(77)
致羊皮筏·····	(79)
咸亨酒店小酌记·····	(81)
钢鼓见闻记·····	(83)
沾化的文蛤·····	(85)

第三辑 故 乡 风 情

太湖晨雾·····	(88)
太湖雪·····	(91)
太湖雨韵·····	(94)
万浪桥上·····	(96)
瞩目惠山·····	(98)

借得青山入画来·····	(102)
随意设景杜鹃园·····	(105)
雨丝·乡思·情思·····	(107)
金凤花·····	(109)

第四辑 边 地 掠 影

荒漠中的欢聚·····	(113)
骑骆驼·····	(116)
那一片鲜花·····	(118)
猎马何处嘶秋风·····	(121)
鹿鸣呦呦·····	(123)
敖鲁古雅的今天·····	(126)
森林里的敬老院·····	(128)
架在树上的“奥仑”·····	(130)
南丹有个白裤瑶·····	(132)
花山，那一壁神秘·····	(134)
铜鼓小记·····	(136)
毛南人与南瓜·····	(139)
南关清真寺印象·····	(141)
越过莫力达瓦·····	(143)
透过古老的民谚·····	(146)
把酒大漠·····	(149)
后记·····	(152)

第一辑 人生际遇

哦，那浓浓的墨香

新年钟声。

窗外，漫天爆竹正开得绚烂，密集不分，一波波如雷动。

提着版样下车间拼版时，说不出什么滋味。想起年初一的报上会出现一篇自己的稿子，遂有几分自慰。早上三点半下班，躺一会儿，睡眼蒙蒙便奔出去采访，一次，两次……

这稿，老丁会看到么？忽然想。

总忘不了，那天宣布职称评定结果时，老丁那神态。三十年夜班，一个“编辑”。编过多少名篇呀！然而，都是别人的。

老丁退休了。凌晨下了班，几个同事在办公室里置酒为他庆贺送行。老丁端起那只满是茶锈的缸子，满满斟上酒，一饮而尽。拍拍我，拍拍大家的肩膀，说，希望以后报上常见你们的文章。沉默。片刻，大家一起举起茶缸，一饮而尽……

版拼一半，一个电话催回办公室。竖两栏的照片要改横四栏，大了一倍。我那篇稿要抽下，拼好的全动。说不定拼版师傅会一顿臭骂。

我试图争取一下。

主编拍着似乎还没暖和过来的摄影记者的肩膀说：“辛

苦了，年三十也没过好”。

主编看我一眼。我脸忽地红了，恍惚觉得他接着要夸我几句似的。虽然，从不在乎这个。日历上的红字，对于我们只是一种向往，上了两年多夜班，也明白。

那回，女友从外地来。晚饭后，两人去天安门看灯。天暗得很慢。终于，长安街上无数盏玉兰灯“突”地跳出，天安门城楼两侧，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楼顶的霓虹灯，也流光溢彩。女友眼睛一亮。她告诉我，小时候常梦见这情景。是的，我们这个年龄的，童年都做过这样的梦……

我看看表，该上班了，还得挤公共汽车。“再看一会儿吧”。女友晃着我的胳膊，使劲地。她忘了，这是在外面，在广场。

我感觉到一种柔情，一种难以抗拒的柔情。但是，得走！

女友沉默一路，不理我。她从没向我央求过什么。

回到报社，回到空荡荡的宿舍，她的眼泪下来了。我轻轻吻吻她眼睛，匆匆而去……

主编什么也没说。“想哪儿了”？我一笑。

还有标题没做，主编又伏到桌上。台灯是可调的，他总是扭到最亮。忽然发现，主编也有了白发。

摄影记者看着把照片送去制版，才告辞，临走递上支烟。一个提醒。下车间时，我从抽屉里又拿出那包好烟。……

终于，拼完了。肌肠辘辘。三步两脚往办公室赶。一进门，老丁！笑呵呵正冲我乐。真没想到，这时他居然还会来。

老丁退休半年了，白天仍常来。“从家里蹒跚就过来了”。有时碰着，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喜欢坐原来的位子，虽然那张陪伴他上夜班的办公桌也“退休”了——新来的大学生领回的是新桌。

“玻璃板还是我那块。”他笑笑，用手抚摩着。

记得，退休前，老丁常嚷嚷：以后要早睡早起，也享受享受早晨。

今天，这么晚了，况且，又是除夕。

“我知道，大家年也顾不上，带点酒菜，慰劳慰劳”。老丁回答，一边收拾稿件、报样纸什么的放得凌乱不堪的桌子。

时针越过三点，陆陆续续，几个版都完了。办公桌一拼，放在暖气片上的菜端上桌，茶缸没涮就倒上了酒，办公室弥漫开一阵阵清醇的酒香。难得一聚。大家推老丁说几句。

老丁呵呵大笑，说一堆吉利话，末了一端杯：“为新年的第一张报纸，干杯”！

各式各样的茶缸在空中响成一片。

我怔怔地，发呆。一句极普通的话，不知为什么，从老丁、从这个上过三十年夜班的老编辑口中道来，心头不禁怦然一动。

三十年，三十个除夕，上万个子夜凌晨啊！

窗外，正对着编辑部大楼的那些报社宿舍楼，这时灯全熄了，留一个廓影。不时，一两个爆竹，呼啸上夜空，脆脆地响。夜色渐去，天空呈暗蓝色。此时，在都市的那头，在冬日宁静的原野上，晨曦正在悄悄来临吧……

“对了”，被我们请来的拼版车间主任忽作顿悟状，“我也给在座诸位献上一道下酒菜。”

一会儿功夫，捧来十几份报纸。“讨个吉利，新年第一

张报纸，来，今天的。”主任笑着把报纸捧到大家面前。

报纸套了红色刊头，油墨还没全干，鲜红可人。报眼的年画也套了红，加上版心那张逛庙会的大照片，很有几分喜气。

办公室一时静静的，只有翻报纸声。老丁掏出手巾，擦了擦那副近视、老花两用的眼镜，又埋下头，看得那么专注。

我轻轻打开报纸，浓浓的、馥郁的墨香扑鼻而来，象闹春玉兰，象三秋桂子，象蛰居斗室晨光沓至而锁窗洞开，哦，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油墨更美的香味了。

我俯下首，默默地，把脸埋进报纸，埋进浓浓的、使人心颤、使人几欲窒息的墨香里……

芬芳的百结花

从编辑部楼去食堂，一路上是二三十棵繁花满枝的丁香树。正值仲春，一树树丁香开满了雪也似的小白花，皎洁的月光再泼上一层清华，风一摇，十分好看。漫步树下，在那时淡时浓、若有若无的清芳里放松放松被标题、稿件搅得一塌糊涂的神经，实在是上夜班时的最大快事了。

吃晚餐时，脚步还紧些；回来，便意态闲闲，从容不迫了。我总是让老徐拉住作伴。老徐五十开外，高高个儿，瘦瘦的身子，三十年的夜班生活，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听说，因为身体不好，他快退休了。有意思的是，这么个快要退休、几经沧桑的老人，全没学会些平和淡泊，还总喜欢和年青人凑在一起，打打闹闹，发发牢骚。也难怪，干了这么多年，在他一杆红笔下悟通新闻三昧的编辑记者少说也有数十吧，有的都当上主任编辑、高级记者了，而他这个满头花发的“老兵”还是个普通编辑。因为一没文凭，二没有名气的作品。那些个平时对他甚为尊敬的大记者，这种时候不知为何忘了提提自己那几篇老徐一支笔救活而且飞出神采的“名作”了。

“得，明天就回家钓鱼去。”赶上不痛快，老徐便嚷嚷走。他的病历几乎就写在脸上，提前退休的事领导都点过头，可老徐嚷了几年终究没走。事实上只要一坐回那张大概和他工龄一般长、笨拙庄重的大办公桌前，他似乎也变得笨拙庄重了，弯着微驼的背，一声不吭，直到报纸最后付印。

可若是散步时要老徐一声不吭，那实在是太难了。他甚至常常倒贴上烟，兴致勃勃地拉住你拍卖他的满肚文章。不过，不管“砍”兴多高，休息时间一完，准刹住话头，回办公室。第二天请你继续收听。那回乍见丁香花开，我不识。老徐乐了：“敬烟吧，敬烟吧，让我给你补上点。这就是诗啊小说啊常常提到的紫丁香呀，也有叫百结花的。这种开白花的，是紫丁香的变种。”他伸手从垂得很低的树枝上摘下几个花蕾，“瞧，就这么点花，几个撮在一起也不太香，可一个花序就密密麻麻几百个。一点风，半个报社便香了……”仿佛对结识这样一位知音万分欣慰一般，谈笑间，那一树树丁香芳枝轻动，为我们送来缕缕天香。

常常在这轻松的散步中，许多有趣的知识也一如那丁香的芬芳，沁入我心底。

无可奈何的是，这愉快的畅聊常常被校对组那几个姑娘搅乱。有时，她们蹑手蹑脚跟在后边，悄悄在老徐头上、脖子里撒几朵丁香花；有时，拽着老徐的胳膊嚷嚷着要听“本报内部消息”；要不，就叽叽喳喳缠着这位老编辑“编”一段奇闻轶事。老徐总是嘻嘻地、声音很响地笑。这时，那暗香浮动、宁静迷人的夜色似乎也颤动起来。

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深夜，用罢夜餐，我们慢慢往回走。雨中的报社大院，格外静谧，似乎听得见丁香飘落的声音。我很喜欢这种氛围。老徐定是苦在哪个标题上了，居然也噤了声，呼呼地只是抽烟。一会儿，身后又响起了那片熟悉的足音。这回她们又会玩出什么新花样呢？我望了眼默默沉思的老徐。然而，说也奇怪，姑娘们竟然一个个敛息静气，默默地从我们身旁走过了。

老徐抬起头，指着中间那位平时挺能闹腾的姑娘小声告

诉我：“她男的和她离了。”

“为什么？”

“说是因为总上夜班。”

几朵丁香带着积雨款款飘落，雨珠洒在我脸上，凉凉的，使人悚然一惊。

姑娘们的身影远了，一片片丁香在她们身后无语飘落。一声长喟，老徐拂了拂落在花发上的丁香，走进丁香雨。

哦，丁香。我不禁想起了这种由千万个小花凝聚而成的名花那另一个极土气的名字：百结花。

百结花飘落着，带着淡淡的芳香，一朵，一朵……，在雨中。

这一夜，染着花香

一夜伏案，带着满身疲惫从编辑部回宿舍时，除夕的夜空仍闪烁着爆竹的光焰，东一声，西一声，一声一声撞在人的心壁。

同屋的小秦回老家过年了，留下一份松畅，也留下一份寂寞。借着走廊里寂寂的灯，我默默打开宿舍门。

忽然，一缕暗香，一缕飘飘缈缈、若有若无的暗香，徐徐拂来，那么沁心，那么宜人。仿佛三月的和风，仿佛微熹的晨光，令人打心底荡出一片欣悦。

哪来的如许清芳呢？

我在夜色中悄然伫立，犹如回想第一次约会，让屋里的陈设一一走过记忆的草地。刹那间，我明白了，是窗台上那头水仙，那头我不曾在意的小小的水仙，在这月清霜寒的深夜，开了。

小秦走时，留下一盆水仙，嘱咐给它常换换水。许是少几分怜红惜绿的缱绻柔情吧，总是盆水将尽，我才猛丁想起。好几回，竟是全干了。

花花草草，都说是具有灵性的，这水仙当也记着我的怠慢。然而今夜，一岁将尽，万里未归，这匹似萍花、娇若不胜的水仙，却不计前嫌，冲寒而放，来与我相伴了。我打开灯，走向窗台。只见几朵花蕊，颤微微挣破那层薄薄的绿膜，无限羞涩地吐出圆圆的瓣、黄黄的心，吐出缕缕沁人心脾的天香，寂寂的，幽幽的，千种风情，给这清冷的宿舍带来

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气息。

轻轻地，我捧过水仙，将盈盈如风的香花移到面前。

连天的爆竹声消逝了，一夜伏案的倦意消逝了。随着沁人的花香一点一点侵湮全身，我的心如疗养院前铺满阳光的草地，充盈了无言的温馨和宁静。就象那个秋夜，和未婚妻听完音乐会出来，红色的末班车倏然远去。夜很深了，四围俱籁，我轻轻拉着她手，浴着柔柔的风，漫步在长街上，心里洒满如水的月光……

“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记不得这是谁的诗句了。先前读到这里，总是常常便想起古人的另一句诗：“为赋新诗强说愁”。此刻，独守着这片清芳，吟罢低眉，不由得深深感喟诗人的那片挚情了。待小秦回来，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并且告诉他，这盆水仙，令我度过了怎样一个除夕。

呵，这一夜，染着花香。